



发生在霍家的事

—— 叶 辛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发生在霍家的事

—— 叶 辛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发生在霍家的事

1

马路两侧的玻璃窗上反射出晚霞的红光时，老霍回家来了。

注定了这是个不寻常的黄昏。老霍似乎从一走进弄堂，就有了预感。

“霍先生回来了，嘿嘿。”

朝着他笑并带着几分谄媚的，是一张圆滚滚的、下巴叠成双层的脸。白净、丰满、齐耳短发，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了。

当老霍认清了同他打招呼的是一号里的居民小组长梅枝阿姨时，急忙回以一个笑脸，谦恭

而彬彬有礼地一点头：

“哦，梅枝阿姨，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梅枝阿姨爽朗地笑着，还在胸前摆一摆手，像她在开会时常用的手势一样。她笑呵呵地问：“霍先生，你六十几了？”

“六十七。”

“唷，看轻、看轻啊！看你脸上的气色多好，好福气呀！”

这显然是带有几分恭维了。老霍想回敬一句，你五十多岁，满面红光，气色也不差啊。但不待他说出口，梅枝阿姨晃动着已见福态的身子，擦身走过去了。

老霍在弄堂里站了片刻，沉吟了一下，又继续朝前走。

霍先生。真是笑话，笑话呀！回家一定要告诉贺佳，爽爽快笑几声。

“爹爹回来了。”

走进四号里的大门，一个温顺的嗓音招呼着。老霍一抬头，是出了嫁的三女儿：

“培洁来了。晶晶和兆雄来了吗？”

“兆雄带晶晶去她阿婆家了。”

“那晶晶你该带来嘛。”

培洁恭恭敬敬地答：“下次一定带来，爹爹。”

“你勿要站在门厅里啰嗦了，有人找！”从门厅隔壁的厨房里，传来老伴贺佳不耐烦的声音。

“谁呀？”

“自己去看嘛，在底层客厅。”老伴的肚子里像憋了满腹气恼。

老霍顾不得转进厨房，直接穿过门厅，向底层客厅走去。

走到客厅门口时，他感觉到客厅后头老四培春的房门打开了一下，继而又砰一声关上了。

什么意思？

儿子培春和老霍的关系紧张，老霍心头是有数的。但像今天这样，却是极少见。老霍没

工夫细究了，他想，晚饭前有人来找，必定是有要紧事。他推开虚掩着的客厅门，一步迈进去。差不多与此同时，客厅后头房里的四喇叭收录机音量十足地鸣响起来：

黄昏来临，
我亲爱的，
暮色朦胧罩大地；
无声无息投下暗影，

……

这个培春，他不会故意的吧，开得那么响，想震聋人的耳朵呀。

客厅里没开灯，但是光线并不很暗。三人长沙发的右侧，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老霍不认识他。年轻人看见老霍，神态也有些拘谨，撑着沙发扶手要站起来。

“坐！”老霍看到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搁了

一杯花茶，冒着缕缕热气，便把手一伸，示意他不必站起来了，“你是……”

看见老霍伫立在门边端详他，年轻人下了决心一般站起来，声音不响，但很坚定地招呼着：

“爸爸！”

老霍如同让来人迎头击了一棒，愣怔地站在那里。在家里，所有的子女都喊他“爹爹”，叫他爸爸的，只可能是……他把手朝对方一指：

“你是……”

“我是阿虎啊！”对方的声调里似有些不满。

老霍的头皮发麻了！是他，是霍培峻！他长得活像他姆妈。只是，只是……老霍和他们母子，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呀。老霍镇定着自己，但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客厅后头房间里，那只录音机还在喧响：

……

听那微风低声地呜咽，
带着无名的忧郁，
你可想我，
你可爱我，
一如悠远的往昔？

老霍伸出去想开灯的手，不知怎么往后一拨，仿佛不经意地，把客厅的门关上了，把客厅后头的录音机声也隔断了。这房子的隔音效果是相当好的。

老霍朝客厅里面、朝他绝没想到会找上门来的儿子，一步一步走过去。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还好吧？”

“姆妈过世了。”

“她……死了？”

“嗯。”

“哪一年的事？”

“前年。七七年。”

“生啥病？”

“肝炎。她一直拖着不去看，转成肝癌了，才想到寻医生。住进医院就不行了。”

这么说，雪琴已经离开人世了。唉，一生一世，辛辛苦苦，她这一辈子，实在是没有享到一点福。老霍把目光从儿子脸上移开，移到落地钢窗外头的花园里。花园里一片荒芜，只有几株夹竹桃，点缀般栽在那里。就这几棵不值铜钿的夹竹桃，也是房管所搬走时，赔偿似的补种在花园里的。花园本来是这幢三层法式楼房的附属品，就像楼房后头的汽车间一样。“文化大革命”前，花园里有银杏树、冬青、月桂、蔷薇、剑麻和几十盆花。闹了场革命，把这幢楼房归还老霍时，花园割去了三分之二，还剩下的三分之一，只能晒晒衣裳，养养鸡了，老霍想打一套太极拳，也伸展不开。为此，贺佳拖长了声音哀叹：

“真正的前世作孽！”

老霍倒没这种想法，前世作不作孽，今世人
有谁晓得？花园割去了三分之二，少付五块多
房钿呢。再说，搬回来之前，住在那种房子里，
一间十四平方米，一间十二平方米，公用厨房，
公用厕所，还不是过日子。现在总算还有一个
小花园，重新养几十盆花，摆摆还是有地方的。

是啊，花园的变化都那么大，何况人呢！

一不讲话，屋里显得特别静寂。弄堂里，有
人在叫：

“包开的平湖西瓜，蜜蜜甜的黄金瓜，要买
的，快出来啊！最后一车了，送货上门。”

厨房里，传出贺佳的声音：“培春，出去拣几
只西瓜。”

“我不去！”培春回答得好生硬。

“姆妈，我去吧！”这是培洁的声音。

一阵喧嚷过后，楼房里又沉寂下来。老霍
总觉得客厅里还有点啥声响，凝神听听，又辨不
出来。他转回脸来，看到培峻仍然木木地坐着，

想起刚才沉默得久了，便又问：

“那么，你呢？”

“爸爸问啥？”

“工作了吗？”

“技校毕业之后，就工作了。”

“有几年工龄了？”

“十五年了。”

“算得一个老工人了。”

“还不是拿五十几块。”

“成家了吧？”

“小囡都四岁了。”

“叫啥名字？”

“霍远。”

“现在的小囡，都爱取单名。你老婆呢，姓什么？”

“叫申小佩。”

“做啥工作的？”

“同我一家厂，车工，三级工。”

老霍忽然觉得，要同这个儿子说话，比同培春说话更费劲。他的小名叫阿虎，可是，好像没有一点生龙活虎的样子。他姆妈死了，他成了家，有了小囡，夫妻俩工作，工资不高，但也决不至于困难。他来做啥呢？

老霍一不提问，屋里再次静寂下来。三五牌台钟在壁炉台上“嘀哒嘀哒”走着。和这个儿子，老霍确实没有多少话好讲。尤其是在这吃夜饭辰光来，弄得他好尴尬。留他吃夜饭好呢，还是不留好。不留嘛，讲不过去，父子之间十三年没来往了，儿子来探望父亲，父亲连顿饭也不留。留他嘛，夜饭桌上不会有人讲话的。贺佳和她的子女，对阿虎有一种天生的厌恶……

此刻，从老霍心里来说，为求太平起见，他倒是希望，阿虎有什么事，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说完了就走，那最理想。

偏偏培峻像个阿木林，泥塑木雕一样坐着，不问他话，他就不答。连给他倒好的那一杯茶

莉花茶，他也一口不喝。像他小时候一样，每次到这里来，他都显得拘束、手足无措。

老霍再次听到客厅里有一种声响，令人起疑的声响。“沙沙沙沙”，什么声响呢？他环顾着偌大的客厅，围成大半圈的两整套全包手沙发，玻璃酒柜，壁炉台，角落里的电视机箱子，二十吋的索尼彩电，刷成蛋黄色的墙壁，大小四只茶几。屋里这些陈设都不可能发出声音的啊！

老霍皱起眉头来了，心里隐隐地有所不悦。他抬一下眼皮，察觉到培峻正瞅着他，忽又觉自己失态了，背脊朝沙发上一靠，开门见山地把话说出口了：

“阿虎，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噢，爸爸，没啥事情。”

“那你……”

“我来，是这样的，爸爸。”阿虎咽了一口唾沫，结结巴巴讲起来，“姆妈过世了，世道也太平了。申小佩是个独养女儿，她经常跟我唠叨，说

休息天、节假日也没个亲属走动走动。我想，我想……再讲，申小佩也想见见爸爸……”

阿虎说得吞吞吐吐，隐隐约约，老霍还是听明白了。他虽是六十七岁的年龄，但头脑却依然十分灵敏。这么说，不仅仅是一顿夜饭的问题，而是经常往来、经常保持联系的事……从阿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合理合法的。儿子探望父亲，儿媳想见见阿公，这很自然。同住在上海，媳妇从未见过阿公、孙子从未见过爷爷的事，能找出几件来？

可对老霍来说，这确是一道难题：“这件事嘛，阿虎，我跟你推开天窗说亮话，我一个人作不了主，还得跟他们商量商量。”他把“他们”两个字，特意加重了语气。

阿虎坐着不动，也不吭气。屋里又静下来。

老霍一下子站了起来，背着双手，装出踱步的样子，走到另一张三人沙发边上，朝沙发背后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沙发背后的一只小凳

上，搁着一只单声道的录音机。老霍几次听到的细微的“沙沙”声，就是它发出来的。他俯下身去，在键盘上按了一下。

差不多和他直起腰来的同时，阿虎也站起来了：

“那好吧，爸爸，我等你们商量的结果。我走了。”

儿子突然说走，老霍倒又有点过意不去了，尽管他巴望如此，他还是客气了一句：

“你在这儿吃晚饭吧！”

阿虎瞥了一眼落地钢窗外的小花园，外面已经黑下来了。夏天到这个时候不吃晚饭的人家，是很少的。很明显，厨房那边早已做好了饭菜，只是要等到阿虎走了再吃。

阿虎淡淡一笑：“不吃了，爸爸，我还要来呢！”

“你记下个电话号码吧，522722，好记得很！五两七两。下次来之前，先给我挂个电话。”老

霍不再勉强留他，只关照他以后预先打招呼再上门。

阿虎疑惑地一展眉：“爸爸不是退休了吗？”

“厂里是退休了。我还是天天到区工商界爱建公司去上班。”

“拿全工资吗？”

“不，拿退休工资，月票也是自费。”老霍怕他不断地细问，爽性一道告诉他。现在的年轻人，这方面的算计凶得很。

阿虎不解了：“那又何必。乐得在家享享清福。”

“在家闲得慌，买菜、烧饭、洗衣、上地板蜡，我啥都不会。淘个米，贺佳还讲我淘不干净。不如出去。”老霍解嘲一般说。

阿虎也笑了一下：“那……爸爸你保重身体，我去了。”

“不送不送。”老霍多年来挂在嘴头上的客气话自然而然漏出来了。

阿虎开了客厅的门，走了出去；出门后，他顺手把门带上了。老霍没听到他去跟贺佳或是其他人打招呼，是啊，他同他们的关系，形同路人一般。

老霍转过身来，一眼看到了茶几上那杯茉莉花茶，还在冒着缕缕热气。这么热的天，叫人家怎么喝得下去？家里又不是没有冰水，冲一杯桔子汁费什么劲？

老霍有点恼怒。门厅里培春高声喊着：“吃夜饭了，吃夜饭了，我肚皮都饿瘪了。爹，吃夜饭了。”

搬回到法式花园楼房里之后，一切恢复老规矩，吃饭仍在客厅旁边的屋子里，老霍历来称它饭厅。不知为啥，其他人都不跟着他这么叫，还是叫房间。

一张红木八仙桌，放在饭厅中央，八仙桌下面的方凳，却不是原配的了，都是轻悠悠的木凳，一手提两只也不费劲的。